往事如歌

刘敏摇编著

中国纺织出版社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

目摇摇录

第一辑摇蝴蝶兰

· 雨为媒人摇三皮 辑·南师范大学 圆
· 蝴蝶兰摇王琳 辑·中央民族大学 远
· 错误摇林威 辑·福建师范大学 员·员
· 千年的等待摇潘林轲子 辑·湖北大学 员·缘
· 相约在雪季摇李娴 辑·中华女子学院 圆·园
· 飞走了摇尚水英 辑·湖北大学 圆·猿
· 风中的流年摇李海灵 辑·湘潭大学 圆·远
· 假如你看到我的日记摇龙飞 辑·湘潭大学 圆·怨
· 永恒的昨夜摇张迅 辑·中央民族大学 猿·猿
· 鸟儿飞过心无痕朱摇汀兰 辑·湖南师范大学 猿·怨
· 那时爱情摇唐娟 辑·贵州大学 源·源

· 天国的牵挂摇申永羊 辖湘潭大学 源恕

第二辑摇失去的恋情

· 失去的恋情摇秋玲 辖武汉大学 缘源
· 爸爸,我不会趴下摇加贝 辖湖北十市郧阳医学院 缘恕
· 我不能再走近你摇艳彬 辖北京理工大学 迈猿
· 母亲摇欣然 辖山东大学 迈苑
· 情人节的玫瑰摇小宝 辖中国政法大学 死园
· 天才艺术家的坠落摇杨洋 辖江苏铁道师范学院 死猿

第三辑摇爱在雨季

· 初恋不可承受之重摇关倩 辖中央民族大学 死愿
· 锁住一世情谊摇梅子 辖浙江大学 愿猿
· 难言的酸楚摇荷叶 辖南京师范大学 愿愿
· 无言的结局摇吴玉科 辖中矿业大学 怨员
· 飞蛾扑火摇王海婷 辖江苏公安高等专科学校 员员
· 失落的心摇王海婷 辖江苏公安高等专科学校 员远
· 爱在雨季摇王海婷 辖江苏公安高等专科学校 员园

第四辑摇一个故事一首歌

· 圆

· 一个故事一首歌摇盼盼 辖中央民族大学 员缘
· 少年不言愁摇刘翠丽 辖中央民族大学 员愿
· 那晚,牛朗未曾与织女相伴摇周沅帆 辖中央财经大学 员猿
· 霖儿摇胡薇 辖四川西昌东同水电厂 员源
· 快乐修止符摇无名 员猿
· 诗歌孩子摇丹洲 辖延安大学 员苑
· 假日忘情摇张又平 辖首都师大 员园

第五辑摇泥泞的记忆

· 红叶归来摇伍茹 辖中华北电大学 员猿
· 泥泞的记忆摇谢持 辖中央财经大学 员愿
· 泡沫红茶摇舒可 辖中央民族大学 员员
· 乡恋前秦曲摇白帆 辖中央民族大学 员园
· 无悔的遗憾摇肖肖 辖北京邮电大学 员远
· 别了,伦巴摇馨儿 辖杭州大学 员苑
· 风筝摇思思 辖厦门大学 员员
· 与爱同行摇何东 辖东北师范大学 员猿
· 爱我的人与我爱的人摇邓华 辖湘潭大学 员愿

第六辑摇真爱一生

· 猿

· 真爱一生摇袁紫霞 辅华南理工大学 圆缘源
· 情几乎远去摇刘琳 辅北京邮电大学 圆愿愿
· 我那可爱的小女生摇刘浩 辅青岛大学 圆员员
· 美人计摇黄耀武 辅湖南师大 圆源源
· 美丽的木头摇李忆 辅中央财经大学 圆愁愁
· 真爱摇月光 辅天津商学院 圆猿猿
· 别怕、等我摇林晗 辅天津商学院 圆猿苑

第七辑摇远去的丁香

· 远去的丁香摇罗杨 辅南开大学 圆猿猿
· 今夜无雨摇邱照忠 辅湖北大学 圆愿愿
· 雪的爱情曲摇蓝卡 辅湖北大学 圆圆圆
· 逝去的流星摇杜宇 辅河南大学 圆远远
· 梦醒时分摇何静 辅华南师范大学 圆缘员

第八辑摇纯真年代

· 比雪花还轻的低语摇李迎冰 辅鲁迅文学院 圆缘远
· 纯真年代摇习善 辅中央民族大学 圆圆圆
· 多儿摇蒋飞 辅中央民族大学 圆缘缘
· 源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

· 美丽的伤痕摇麦子 辑中央民族大学 圆愿

第九辑摇握不住你的手

· 狼爪的传说摇小虫 辑首都师范大学 圆源
· 爱情祭文摇木易 辑中央民族大学 猿园
· 流泪的梦摇李晋 辑中央财经大学 猿苑
· 握不住你的手摇羊羊 辑中央财经大学 猿员
· 未来枕边的爱人摇盛军波 辑首都师范大学 猿缘
· 有一天我会想起爱情摇陈首 辑中央民族大学 猿愿

第十辑摇我的故事我的歌

· 爱的真味摇楚儿 辑北京外国语大学 猿愿
· 我和我的军人朋友明摇陈文勤 辑中央民族大学 猿怨
· 梦中的蝴蝶摇林峰 辑首都经贸大学 猿源
· 爱与亲情摇屠萱 辑陕西师范大学 猿员

第十一辑摇爱在别处

· 想说恨你不容易摇烨子 辑北京某出版社 猿苑
· 想说爱你不容易摇蕊蕊 辑中央民族大学 猿源

· 永逝的玫瑰摇烨子 辖北京某出版社 猿员
· 爱在别处摇石头 辖北京某报社 猿缘

第十二辑摇心跳片断

· 眼睛与坟墓摇王燕飞 辖中华女子学院 猿酿
· 心跳片断摇丁晓月中华女子学院 猿酿
· 再见,我的初恋摇冰锋 辖中华女子学院 猿愿
· 朵朵梅花摇斐燕 辖中华女子学院 猿员
· 想他的唇,恋他的吻摇小雯 辖中华女子学院 猿源

第一辑摇蝴蝶兰

小小的雨伞为两颗碰撞的心撑起一片晴朗的天空。
伞外,雨一直下……

雨为媒人

三皮 辉南师大中文系

作者简介:

三皮,男,汉族于公元一九八零年诞生于一个偏僻的西部乡村。爱自由、爱幻想、爱运动,愿与天下所有有着相同爱好的朋友结伴而行,共创明天。

窗外又淅淅沥沥地下起了雨,千万条雨丝在雾蒙蒙的天穹下织成一幅巨大的门帘,遮住了远处的景物,世界似乎变小了。一阵轻风带来迷朦的水汽,我眼前的一切都变得那么迷朦时间又把我带回到从前……

刚进大学校门的我,对一切都充满了幻想,看着校道上携手漫步的一对对,心中也有点酸酸的感觉,也想找一个人可以让我呵护。大学的日子在不知不觉中开始了,在中文系的鲜花丛中,我终于发现了一位与众不同的,跟我梦中女孩几乎一模一样的女孩子。她长得不算十分漂亮,但她一举手一投足都让人觉得那么自然,那么舒服。她是一个文静得有些害羞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

的女孩,水汪汪的大眼睛里总是流露出怯怯的神情,使人一下子想到志摩诗中的‘ 水莲花 ”。

每逢上大课,我便坐在教室的最后面,眼睛却在前面一排排人墙中寻找着她的背影,猜测她此时的表情。从此我上饭堂吃饭的时间也变长了,以前老是带饭回宿舍吃,现在却坐在角落里细嚼慢咽,等待门口出现那让我心跳加速的身影。后来得知她每天早上都到操场晨练,我更是一改二十年睡懒觉的习惯 :天天早起晨练。我小心翼翼地保持着和她的距离,几个月过去了,她的生活已渐渐被我熟悉 :每天早上 远远地到操场就能见到她,远远地准时回宿舍,远远地到饭堂买早餐,远远地到课室自习……我原本想一直保持这样的距离,可是终于有一天我打破了沉默。

那天早晨十分闷热,这样的天气在这里还真少见。我准时到操场见到了她。她今天穿着一件白色的 栽恤和一条深色的运动裤,十分精神。看着那长长的黑发在空气中有节奏地跳动,我顿觉心腔‘ 扑扑 ”乱跳,似乎那闷热的天气也为之清爽起来。忽然一阵‘ 叭叭 ”的声响打断了我的遐想,那是豆大的雨珠砸在树叶上发出来的声音。“ 哗 ”,“ 哗 ”雨倾盆而泻,人们四下奔跑,没跑几步衣服就被雨水湿透了。她在我前面跑着,动作十分别扭。跑到最近的课室楼下她停住了,双手紧紧抱在胸前,大概是觉得有些冷吧。我跑过时突然发现了她双眸中复杂的神情,我看到自己身上湿湿的衣服一下子醒悟过来,一颗心狂跳不已。用最快的速度冲回宿舍,一脚踹开门,把宿舍里的一窝睡将全吵醒了,急忙从箱子里翻出一件格子衬衫抱在胸口,又抱了一把伞冲了出去。

到了 ! 首先印入我眼帘的还是她焦急,惊慌的眼神,当时

跟她说了什么已记不清,只记得她那一眼的感激和娇羞,还有满脸的红霞。衣服还是我给她披上的(她不好意思伸手)。她低着头背对我迅速穿好衣服。等她再次转身时,看见的只有一串鞋印和地上一把没有撑开的伞。

我在逃避和期待中又度过了周,我不知道自己在逃避什么 ;也不知道到底在期待什么,这一个星期我都没去晨练,也没有去饭堂吃饭,满脑子都是她的双眸,她的长发。白天和黑夜在我的世界里已没有了界限,因为她已占据了我的整个思维空间。

又是一个雨天,我被大雨困在了图书馆。偌大的图书馆只剩下孤零零的一个我,走到门口,望着漫天的雨雾,又想起了那个早晨,想着想着竟出现幻觉,仿佛看见她正撑着伞向我走来,正暗笑自己神经错乱,忽然看清了伞下那泓秋水,像莹火,像烛光照亮了我的心房。她鼓足勇气看了我一眼,眸中仍有不少羞怯。我瞪大眼睛,刹那间似乎时间已经停止了。如同梦游般接过伞进入那小小的世界,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做,大脑已经不能控制我,而一切又是那么自然,那么顺理成章。

“ 你怎会在这里 ?”我问。

“ 我……我……路过而已 ”她的声音小得像蚊子叫。

“ 我…… ”我一下子也不知说些什么好。

我们在雨中走着,耳朵里只有砰砰的心跳声不知是我的,还是她的。“ 这样下去不行,怎么也得找个话题讲 ”我告诉自己。

“ 那天…… ”两个声音同时发出。原来她也在想这个话题。我俩相视一笑。

“那天真的很凑巧”我在撒谎。我偷偷看她的反应，她脸上忽然升起两朵红云，头低了下去。

“其实……那天我知道要下雨，不过……不过我想到你会去……所以……可……可我却忘了……”我的心一下子全乱了，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？

于是，我不再犹豫，伸出手轻轻地握住那只正在不知所措的小手，在那一瞬间她似乎抖了一下，但并没有挣脱我，只是头更低了，脸更红了。小小的雨伞为两颗碰撞的心撑起一片晴朗的天空。

伞外，雨一直下……

五年来，我们之间没有写过一封信，通过一次电话，但事实上我不愿意闹得那么僵，不愿意在岁末寄送贺年卡的时候单少了她的一份。我没有勇气向她道一声“对不起”，而今，我再也没有向她说这句话的机会了，唯有怀抱那盆蝴蝶兰，轻轻诉说我的思念，我的悔恨……

蝴蝶兰

王琳 辑|中央民族大学

作者简介：

王琳，中央民族大学中文系，喜欢看书和听歌，因为从中可以找寻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。

又是一个酷暑难耐的夏季，我乘车回家，赶赴一个特殊的约会。

正逢北京高校放署假，学生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的回家。车厢里充满了歌声、笑声，洋溢着青春气息。坐在我对面的两个女孩一会儿窃窃私语，一会儿相互唱和，亲密得叫人忌妒。当年，我与静不就像眼前的这对“小姐妹”吗？

相信有一种东西叫“缘份”，将我和静紧紧连在一起。

小学时，我们在同一学校，她在乙班，我在丙班。我眼中

的静是一个斯文、听话的女孩子。她总是坐在花坛边捧着腮帮子看书,有时也笑眯眯地望着我们疯狂地追赶打闹,但从不参与我们的游戏。她就像花坛中的蝴蝶兰,美丽而安静!

后来,据她说她也暗地里认识了我。她羡慕我爱说爱笑,能弹琴会跳舞,喜欢我乐观开朗的性格和各种活动中风风火火的干劲儿。

初中,我们考入了同一所学校。三年,我们都保留了关于对方的美好印象。

高中,我俩被保送入了同一个班,而且幸运地做了同桌。很快,我们成为一对形影不离的好朋友。

我们在一起做作业,读名著,看画展评论某篇文章的得与失。我帮她解数学题,她帮我构思作文框架。我们爬上学校后山,采下各种各样的树叶制成五颜六色的叶脉标本,在每一片叶脉上写下我们的名字 ;我们一同参加夏令营,在远离父母的那一个月里相互支持、相互照顾。郊外的夏夜是那么美丽,在阵阵凉风中我们倾听小虫的鸣叫,林子的低语,相互吐露心声。返校后,正赶上她十七岁生日,我送给她一盆漂亮的蝴蝶兰。静高兴地接受了“好美丽的蝴蝶兰。谢谢,我一定会细心照料她,让她时时刻刻陪伴着我。”

快乐的日子延续到高三。也许因为人在巨大压力下特别容易情绪化,为了一件几乎说不出口的小事,我们闹了别扭。

一月,久雨放晴,很好的天气。小鸟在林间欢快地歌唱,空气湿润且带有泥土的气息。课间,我满心欢喜地约她出去走走(这是我俩从来都喜欢的活动,往往一拍即合),但这次她只是毫无表情地敷衍了一句“你先走吧。”我怎么也没料到她是那样的态度,我的心顿时凉了半截,一堵气头也不回地

出了教室,不顾她在身后怎样大声地叫我。

当我回教室时,她却已经和几个同学聊得热火朝天了,就算我烦躁地猛击桌子,她也没在意我的存在,照样乐得前俯后仰。“ 这算什么？什么意思 ?”我嘀咕着,“ 她若不仁,我便不义 ”,于是一场‘ 冷战 ’开始了。

早晨没有了相互问候,一到校就将脸埋入书中,装得十分认真,仿佛忽略她的存在只是因为太忙。我慢慢开始一个人的方式 独自做作业,独自散步,独自爬后山 即使是散步时遇到了她,也仿佛陌生人似的。她觉察到我在疏远她,也不愿意主动接近我了。事实上,我多么想用某种反常的方式吸引她的注意,让她问一声‘ 怎么啦 ?”好让我将心中的痛苦一吐为快。但不论我的态度是冷漠,急燥,还是突然莫明其妙的热情,她的反应都很平静。我伤心透了,不记得多少次翻看我俩过去时光快乐的留影,多少次想从那叶脉上寻出旧日情谊,多少次却让失望的泪水浸湿了枕巾……

高三一学期结束了。寒假在家最挂念的竟然还是她,我决定向她道出心中的委屈和苦痛,希望在新学期找回欢笑。

然而,一开学她便转学了,跟着父母去了另一个城市。我的苦没处诉,欲道出的‘ 对不起 ”也没人听了。老师在我身旁安排了另一位女孩,虽然填补了她的位子,但难以填补我心中的遗憾。半年之后,我顺利考上大学,远走他乡,关于她的消息也就越来越少。

大学四年飞似的过去,其间结交了许多不错的朋友,但也许是应了‘ 知人知面不知心 ”,“ 防人之心不可无 ”的古训影响,其中没有一位能够特别知心。于是,常常忆起静,回忆起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和那场现在看来十分幼稚可笑的‘ 冷

战”。不知道她是否还记得我，是否在生我的气，也不知道那盆蝴蝶兰怎么样了。

两个月前，一位高中同学来信了，在信中向我讲述了一位美丽、斯文、安静的女孩苦苦等候友情的故事。当时我正一心栽在毕业论文和找工作上，对那封信没太在意，还暗自好笑“侠女”一样的人怎么也会突然变得如此诗情画意，会表达那么细腻的情感。

毕业论文通过，工作也落实了。我拨通了那位同学的电话。寒暄之后，我谈起她写的故事：“‘女侠’，从哪儿弄来的伤感小说，竟毫不吝啬笔墨地写了满满五页，杜撰的工夫不错嘛。”

她沉默了半晌，终于慢悠悠地说：“是的，那是令人感伤的故事。但并不是杜撰的，小说的主人公是你和静！”

“静！”我几乎惊叫起来，这个许久没有念到的名字，一下子使我活跃起来，“是吗？是她？她现在怎么样？她为什么告诉你这个故事？”

“她的日记记得很详。”

“你这家伙偷看别人隐私。”

“噢，不。要知道那是，那是她的……遗物。”

“什么？”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两个月前，一场车祸……”对方哽咽了，“我们清点她的遗物时，发现了一本日记本，以及一大堆各色叶脉标本，你知道的，每一片上都有你和静的名字。其实五年以来，她都在渴望找回那段美好的感情。还有那盆蝴蝶兰，你们的约定……”

我不知道后来还说了些什么，不知道是怎么结束那次通

话回到宿舍的。那晚，在梦中，我依稀看见一盆漂亮的蝴蝶兰。当我走近她时，却发现她正凋零，枯黄的花瓣片片飘落，就像静的泪花……我是哭着醒来的，月光静静地泻在大地上，这世界清冷、陌生、空荡荡。

几天以后，我拨通了静静家的电话，接电话的是她的母亲。当我小心地报上姓名后，终于泣不成声。电话那头也有时续时断的啜泣声。末了，她母亲说："孩子，不要自责，不是你的错，哪个少女没有一些矜持呢？我理解静儿，同时也理解你。有空来坐坐，看看那盆蝴蝶兰，静儿一直在悉心照顾她，她许过愿的。"

……

列车播音室开始提醒乘客们终点站快到了。我凑近车窗，向外望去，站台上挤满了人，每个人都奋力往车里瞅。其间有一位母亲默默地捧着一盆蝴蝶兰，当看见我时目光凝固了。

我慢慢地从座位上站起来。

泪眼朦胧中，我看见——那盆蝴蝶兰开得很艳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